

“文学淮军”  
征文 第十季

仲夏轻忆

杨称权



微光里的少年

段印杰



蝉鸣是夏天撕开的第一道口子。那些黑亮的精灵伏在梧桐枝头,把积攒了四季的聒噪一股脑儿倒出来,震得树叶簌簌发抖。阳光穿过叶隙,在青石板上绣出碎金般的光斑,风一吹,便成了跳动的金箔。这是夏天最原始的模样——浓烈、滚烫,带着某种近乎莽撞的生命力。

老井是夏天的冰箱。井绳吱呀呀吊起木桶,打上来的水还浮着碎冰,沁得井台边的青苔愈发碧绿。祖母把西瓜浸在桶里,等我们疯玩回来,刀刀刚触到瓜皮,“咔嚓”一声便裂开满室清甜。穿堂风掠过竹帘,卷着西瓜汁的凉意与艾草香,把八仙桌上的作业本吹得哗哗作响。我常趴在竹床上看蚂蚁排队,它们驮着饼干屑在砖缝间穿梭,恍若在搬运整个夏天的重量。

河滩是孩子的江湖。我们褪了鞋袜,让脚趾陷进温热的细沙,看河水漫过脚踝又退去,留下银亮的涟漪。穿碎花裙的姑娘蹲在浅滩捡贝壳,螺壳里还藏着去年的潮声;光膀子的男孩们用狗尾草编蚱蜢,抛向水面便成了会游动的小船。最胆大的孩子总爱往深水区游,水花溅起时惊飞白鹭,翅膀掠过芦苇荡,抖落一串清亮的鸣叫。

雷雨是夏天的脾气。方才还艳阳高照,转眼便有乌云从山那边压过来。蜻蜓低得能碰到鼻尖,蚂蚁排着长队搬家,空气里浮动着潮湿的土腥气。雨点砸在瓦片上,噼里啪啦炸开银花,檐角垂下的雨帘把天地连成一片。我们趴在窗台数雨滴,看它们在青石板上砸出小酒窝,忽然一道闪电劈开天际,雷声滚过屋顶,震得玻璃窗嗡嗡作响。雨停时,天边总悬着道彩虹,像是天空被撕开的伤口里,渗出的七彩糖霜。

傍晚时分,天空阴沉,雨细如丝,空气中弥漫着闷热潮湿的气息。

少年捂着书包,快步往家跑。穿过院子,看到老屋紧锁的大门,心里犯起了嘀咕:这么大的雨,娘能去哪儿呢?

风斜雨细,万物静默,少年躲避在老屋前的柴草棚中,一只小手不停地抹着脸上的汗水,不时抬头望向天空的目光似乎有些茫然。

掏出书包里的铅笔,打开作业本,少年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。想着作业要按时完成,不然娘会不高兴的。

少年学习总是跟不上,作业潦草、错题多,没少挨爹批评。时间长了,他变得胆小又内向,总爱躲在屋里屋外的角落里,觉得那儿才是自在的天地。

几只萤火虫在老槐树下飞着,雨丝落在它们薄如蝉翼的翅膀上,像是缀满了晶莹的珍珠,在雨幕里闪闪发亮。

它们的飞行并不平稳,时而被风推着摇摇晃晃,时而被雨打落些许高度,可它们却始终没有停下,光亮倔强地闪烁着。上下起伏间,像是在雨帘上绣出一串串灵动的音符。

片片水洼,似一个个小小的湖泊,波光粼粼中,萤火虫如蜻蜓点水轻轻掠过,倒影荡漾,摇曳生姿。

偶尔划破天际的闪电,照亮了整个天空,照亮了萤火虫的倒影。也照亮了少年稚嫩的脸。

跳跃的光亮让这个傍晚变得神秘,也悄然驱散了少年眼中的茫然。好奇、憧憬让少年变得兴奋,眼神如同这暮色飞雨中的星星点点,闪现出惊喜而迷人的光亮。

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那几只萤火虫,不知不觉中夜幕降临,尽管头发已经被雨水打湿,小褂也湿漉漉地贴在身上,可他毫不在意,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专注和渴求,仿佛那几只萤火虫就是他在这个雨夜

葡萄架是夏天的绿云。藤蔓攀着竹竿疯长,叶片层层叠叠,筛下的光斑落在祖母的蒲扇上。她总在午后摇着扇子讲古,说牛郎织女的故事,说土地公的胡子是狗尾巴草变的。我们躺在竹席上数星星,银河像条碎银铺就的路,牛郎星挑着扁担,两头各坠着颗模糊的星子。穿堂风掠过葡萄叶,沙沙声里混着纺织娘的鸣叫,渐渐把眼皮压得沉重。

萤火虫是夏天的灯笼。夜幕降临时,它们提着绿莹莹的灯盏,从芦苇荡里、从坟茔边、从老墙缝里钻出来,在夜色里织出流动的星河。我们举着玻璃瓶追逐,看它们撞在瓶壁上又慌忙逃开,像群被惊动的星子。最机灵的阿明总能用蜘蛛网粘住萤火虫,把它们的微光封进墨水瓶,挂在蚊帐里当夜灯。那些闪烁的光斑映在天花板上,恍若把整个银河都装进了童年。

蝉蜕还挂在树干上,空荡荡的躯壳里盛着去岁的风。如今站在城市的高楼望向故乡,六月的风里仍飘着井水的凉意。超市里的西瓜永远沁着冰碴,却再寻不见井绳吊起的水桶;空调房里的凉风整夜吹着,却吹不散记忆里竹床上的汗味。唯有老照片里,穿背心的男孩正对着镜头笑,身后是翻涌的麦浪与垂落的葡萄藤,恍若时光永远停在了某个蝉鸣震耳的午后。

前日路过花店,见玻璃瓶里养着几支荷花。粉白的花瓣还凝着露珠,恍若那年雨后,我们蹲在荷塘边采的莲蓬。老板说这是新培育的品种,开得格外早。我忽然想起祖母的话:“荷花开得早,夏天就短。”原来不是夏天变短了,是我们把最滚烫的那部分,都封进了时光的琥珀——那里有井水浸过的西瓜,有雷雨后的彩虹,有萤火虫的微光,还有永远回不去的、蝉鸣喧嚣的年少。

中唯一的寄托。

是的,此刻的萤火虫,就像是黑夜中的小精灵,带着神秘的光芒,照亮了少年的整个世界。夏日的夜,那跳动的微光是他的初遇,是他的惊喜,也让少年有了久违的快乐和向往。

蹲下身子,静静守候,心中思绪却如飘飞的雨丝纷乱不止。弱小的生物,跳跃的微光,在这个至暗的黑夜是多么的弥足珍贵。看着萤火虫在雨中飞舞,少年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

一道闪电划破天际,一声震耳欲聋的雷鸣紧接着响起。一只萤火虫似乎受到惊吓,飞到了他的面前,翅膀虽然有些颤抖,但依旧努力地保持着飞行的姿态。

少年与这只萤火虫对视着,他分明看见了 this 弱小的精灵满眼的倔强和孤勇,而萤火虫也仿佛感受到了少年的惊羨和仰慕,它不再瑟缩,蓦然转身,投向迷蒙的雨雾深处,那一点微光反而愈加明亮、清晰。

大人们还没回来,油灯没有亮起,老屋的窗棂黑洞洞的,整个院子一片孤寂,只有雨声淅沥。少年忽然记起午后上学前娘说的话:下午插秧,需要水大,可能晚一些才能回家。

娘还在雨中? 心,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

雨,依旧,夜色更加浓稠,几乎要将这小小的柴草棚吞噬。这一刻,那跳跃的萤火,不再只是好奇与憧憬,更是一种破茧而出的勇气和力量。

少年没有了往日的害怕,他站直了身体,深吸一口湿漉漉的空气,像那只毅然转身的萤火虫,走出草棚,奔向雨中。

雨还在下,夜色如墨。少年迎着风雨向前走着,湿透的小褂紧贴后背,可他的脚步却越来越坚定。那跳跃的萤火,早已化作心底的勇气,照亮他去找娘的路,也照亮他未来的漫漫征途。



## 雨后地皮菜

张晓敏

夏天的雷阵雨总是来得急、去得快。下过雨的地里,散发着一股泥土和青草混杂的味道,草丛下常会生长出地皮菜,这是雨后特有的鲜美野菜。在雨水的滋润下,地皮菜会迅速生长、膨胀,变得又肥又厚,鲜嫩可口。

童年在那物质匮乏时代。夏季一场大雨过后,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,到河堤边草地去捡地皮菜,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。雨稍稍停息,伙同几个小伙伴就提着篮子出发了。雨后阵阵凉风拂面,只见野花遍地。那草地上,一片片叶子挂着晶莹的水珠,让人心旷神怡。小伙伴们一脚泥一脚水地赤脚在草地里捡地皮菜。

此时,天空澄澈,这情景着实令人心情舒畅。我们弯腰在草滩上寻觅,拨开一片又一片草丛,一眼就能看见一簇簇暗绿或黄绿色的地皮菜,软绵绵地铺于草根处,那油亮油亮的光泽,壮若凝脂,鲜嫩欲滴。如一朵朵木耳,丰满饱满……

它们薄如蝉翼,边缘卷曲如被风揉皱的诗笺,人们唤它“地皮菜”,一种卑微的野菜,依附着雨水与泥土而生。

有点像木耳,所以也叫作“地木耳”。基本是在雨后冒头,天晴则少见踪影。地皮菜摘起来十分方便,用手轻轻一掀,整个就被提起来。摸起来滑溜溜的,格外柔嫩。

一会儿功夫就捡了一大袋,回家洗洗干净就可以炒来吃了。清洗地皮菜可是一道烦琐的工程,反反复复清洗,哪怕半根草,都要捡出来洗干净。但为了这口美味,值了。

我比较喜欢把地皮菜和韭菜一起炒,再加点小米辣,爆炒一下。地皮菜的滋味,朴素却独特。烹饪时,它可简可繁。清炒时,锅中滋滋作响,地皮菜在热油中舒展,散发出清新的土腥味,入口爽脆中带着滑嫩,仿佛咀嚼着浓缩的雨水与泥土。入汤则让汤水变得醇厚,略带胶质的口感如丝般顺滑。凉拌地皮菜是夏日的馈赠,加几滴醋、蒜末与辣椒油,酸辣开胃,令人食指大动。若奢侈些,用它炒蛋,蛋香与地皮菜的韧性交融,带来一种质朴的满足。

如今,地皮菜成了桌子上难得一见的佳肴,谁人不喜,谁人不爱。捡地皮菜,吃地皮菜,都需要真功夫,那样精挑的食材,反复涮洗的时间蕴含着永不凋零的爱……

地皮菜的美味,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,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家乡味道。那带着泥土与青草气息的滋味,还有捡拾地皮菜的欢乐时光。